

以爲兒戲耳王師傅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通鑑曰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親諭之曰卿至彼慎勿暴掠可示以兵威俾自歸順不必急攻及頓師城下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君共焚香爲誓彬即稱愈城陷唐主煜出降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宋史曰太宗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宰相薛居正曰昔周世宗舉兵太原

倚北師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今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太宗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強朕計決矣遂遣宣徽南院使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遂親征又曰潘美等軍數十萬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中大懼會太宗奄至親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慮城陷則殺傷者衆以手詔諭繼元降守陴者不納城中危急太宗又自草詔諭之至是詔入諸將銳攻不可遏太宗臨之恐城陷害民麾衆少退是夕繼元遣使奉表請降明紀事本末曰太

祖之伐漢也親布陣與友諒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
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舟小仰攻多却太祖親麾之不
前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爲非火
攻不可太祖然之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
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爲人飾
以甲冑持兵戟若鬪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
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焚水寨數
百艘燔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
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二千餘級及
明廖永忠俞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敵復聯大艦拒戰蔽

之舟若沒有頃六舟旋繞漢軍而出勢如游龍諸將見
之勇氣百倍呼聲動天地波濤立起日爲之晦時漢舟
大我師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猶不知呼號搖櫓
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至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
蔽湖面通海等還太祖勞之曰今日之捷諸君之力也
又曰太祖命將北取中原諭曰都城城守必固若懸
師深入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
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則彼
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

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因顧大將軍達
曰兵法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又曰高煦反議遣陽武
侯將兵討之大學士楊榮力言不可曰上不見李景隆
事乎上默然顧夏原吉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
見煦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知其無能為也且兵
貴神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若命將出師恐
不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
煦驚而寡謀外慙中恇今所擁非有能戰者願假臣兵
二萬擒逆賊獻闕下上曰卿誠足辦賊顧朕新即位小
人或懷二心行決矣 又曰宣宗親征發京師率大營

五軍將士以行東南天鳴聲如萬鼓上於馬上問從臣
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
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
樂安不肯棄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
狐疑展轉不斷今敢反者輕朕年少新立衆心未附又
謂朕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事成事
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

武功二

原載續武功 詩

無忘武功

春 秋

皇矣漢祖聰明神武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武功

六

漢書 武皇之興神武蓋天曹植論云 仁德內洽神武外照

晉中興書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者

定爾功詩並 禁暴戢兵保定天下左氏 明王之征猶時

雨也禮大戴 文王之時民樂師興春秋 南征北怨書

前歌後舞樂稽耀嘉 不言同辭越絕 不占自來帝王世紀 文

王一怒能安天下孟子 頓戟一怒伏尸滿野管子 天子

之怒伏尸百萬戰國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 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詩並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王粲詩 天子

出征受成於學 天子出征類乎上帝禮記 帝王出征

車載廟主虞決要注 王用出征易 周王于邁詩 殷受

雜命誓伐放橫書 諸侯不義從而征之帝王世紀 受命

誅橫順天之德春秋元命苞 承害誅害以從天心春秋 兼

弱攻昧推亡固存書 黃帝伐九黎帝王世紀 帝舜伐三

苗詳帝德 堯伐驩兜 禹伐共工 文王伐崇 武王

伐紂並孫卿子 啓伐有扈帝王世紀 啓征西河年紀 武始北

出禮記 宣王北伐詩 羲和涵淫肩往征之 誕將天

威咸劉厥敵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並書 保佑命爾燮

伐大商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並詩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書 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詩

晨舉脂燭過水拆舟示無返志說苑 有苗不恭汝徂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武功

三

法鏡類函卷五十五

七

征書赫赫明明王命卿士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武夫洸洸武夫滔滔並毛詩

耀兵饗軍練師簡卒爰整其旅魏明帝振師五柞習

馬長楊揚雄戎車既飭詩乃駕騫冥之乘六韜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伯也執殳為王前驅並詩前朱雀後

元武左青龍右白虎儀禮以鷩鷩為旗幟列子以旌為

和之門周禮旌旗十里漢書汎舟萬艘魏文帝躬秉武

節典論親御龍舟魏志陣為不戰河圖陣於商郊書

矢于牧野維予侯興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敦商之

旅其會如林牧野洋洋檀車煌煌並詩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書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詩總于而山立

武王之事也禮記貔貅戾獸黃帝教之戰劉子龍戰于

野其血元黃易戰于鳴條大戰于甘血流漂杵

並書以爾鉤援與爾臨衝臨衝閑閑崇墉言言並詩

變化如神魏書變化無方英雄記龍舉翼起楚漢春秋龍

舉雲興東觀誕將天威將天命明威董之用威並書

以威天下易以威不軌左氏威武紛紜司馬相如威

靈外覆王傑四子稱德外輝武威荀悅漢記威光左埽曹植威

光遠震劉劭威加四海漢書威震六合張儼記云威震天

下魏志罔弗祗畏書莫不震疊詩黃帝威四盜蔣子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武功

六



海金類函卷五十五

萬幾 論 高陽平九黎 五十二戰帝黃 二十七征湯

革車三萬伐桀於鳴條並帝王世紀 甲士三千破紂於牧

野淮南子 撥亂反正漢書 折鐵摧木論衡 罪人黜伏書

攘除不軌風俗通 脩教為伐因土而降左氏 嬰城者

雲撤帶邑者席捲抱朴子 殺蚩尤於絕轡之野帝王世紀

克殷誅紂尉繚子 并項滅嬴傅元古今贊 取秦如鴻毛舉

楚若拾遺梅福 斷脩蛇擒封豕韓子 斬銅馬破檀鄉後漢

光武紀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 孝武征匈奴漢

王之庭典論 薄伐玁狁玁狁于襄詩 攘服四夷天下

安然新序 偏師出塞漠北地空詳帝功 蕩鬼區於白水

禽矯制於遐川曹植 南威百越北攘匈奴劉歆 斷匈

奴隔元菟劉歆 威震赤谷賈逵永平頌 武義四加所征者

服詳雄才 霜雪被而茨棘枯絃網振而逆鱗掃詳中興

總螭虎之勁卒即矯塗其如夷徐幹 踰長城之阻登單

于之臺典論 西壓月窟東振日域揚雄 東臨滄海西至

玉門陳思王 屠柳城度龍塞繆襲鼓吹曲 此蚩尤之兵非

人之力也史記 執訊獲醜詩 俘厥瑤玉書 于疆于

理詩 百戰百勝鄧析子 克殷年豐左傳 班師振旅書

殺一夫而利天下六韜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書 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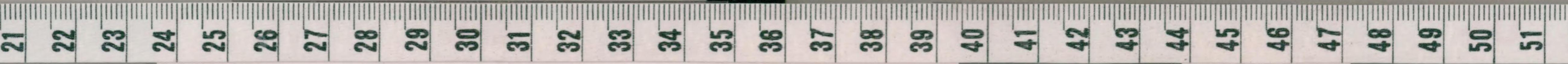
民弛政庶士倍祿禮記 出征執罪釋奠於學禮記 歸而

帝王部

尚書卷五十五

武功

七



飲至以數軍實春秋拓土三千里往返速若飛王粲詩

增櫛風沐雨以申弔伐宋呂端謂太祖成算所授無不克捷

明太騰書隴蜀告示禍福漢光武混一諸夏大振英

聲宋趙普外事征伐內脩法度周世宗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唐憲宗兵不血刃罪人斯得明宣宗取威定霸

在此一舉直抵大梁擒其僞主後唐莊宗車駕南征盜

賊悉降漢光武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周世宗以此橫行

天下可也唐太宗拔西河郡往返凡九日高祖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朕為

將如此何如太宗拔遼東進攻安市城高麗大潰遁去數百里無人煙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驛

書報太子及高士廉曰朕為將如此何如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對光

武強藩悍將皆悔過而效順唐憲宗經略四方頗知

用兵之效唐太宗自言大小百戰未嘗不親冒矢石明成祖

藏弓矢於武庫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後餘大弓一張矢五藏之武庫世寶

立射碑於高阜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立射碑於高阜金太祖甫成

外南望高阜使眾射之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度所至

步也天德二年立射碑以志焉討滅桓元興復晉室北擒慕容

超南梟盧循魏崔浩謂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紀

律設張赫然號中興唐憲宗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

武之聲震攝華夏周世宗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

夏禹泣辜不赦防風之罪騾車出蜀青蓋辭吳宋太宗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武功

五



祖平南唐詔

削平寓縣 載整皇綱 復周漢之舊疆寵

綏羣后 采唐虞之大訓協和萬邦宋太祖平蜀詔爰從江

漢之上流復出武昌之故渡 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

直接於錢塘 犄角之勢已成水陸之師並進 崛強

心在四郊之橫草都無 飛走計窮一片之降帆乃出

奉揚寬大撫戢吏民 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

華如故元伯顏平南宋表西抵巴蜀 東連滄海 南控閩

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 奄入南方盡為

我有明太祖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守文

原繼禹之道孟子行湯之政史記繼文之體春秋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 儀式刑文王之典詩嗣守文武丕

訓 對揚文武光訓 宣文武業 法文武遠迹帝王世紀

有聲繼伐 昭哉嗣服 下武繼文 鴻肩奉統東觀

丕承基緒 右隆世業漢書以奉大業東觀太平君

子持盈守成 內脩諸已思先王之道 順天尊文書

繩其祖武詩克終允德書世德作求詩其承

厥志書永保宗廟總一海內漢書夏啓以先史記復

命武王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

難 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並毛詩宣二祖之重光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守文

三

洪鑑類函卷五十五

襲四宗之緝熙班固世有哲后仁聖相襲陳思王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治詳帝守文佳主晉陽秋增取或可

以力得而守不可以不慎唐太宗與侍臣論周秦脩短因曰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

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所以殊蓋創業之不易既

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太宗嘗問房元齡曰方時

草味羣雄競逐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弱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

難帝曰創業之不易既往矣魏徵欲上為

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武脩文每侍

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偃革尚文唐蕭俛與段文昌

且厭兵唐蔣乂本名武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帝

宗兵方罷又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他日帝見侍御

史唐武曰命名既多何必曰武因改名慶羣臣乃知帝

且厭兵元學求魯翀言世祖立拱已以聽

唐高宗永徽初帝賓禮老力不難而功已成明皇開

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繼體守文則有餘

精求治元老輔動所尊憚姚崇繼體守文則有餘

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一時繼體守文之政燦

有餘撥亂反正則非其材也然可觀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元史成

大臣多謂東宮守成令主明仁景德以前足為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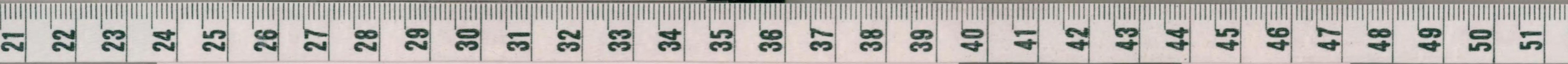
世賢君胡新安論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

宗仁宗憂勤守太平之力宋英宗時懼不能當天心

繩祖武元仁宗曰兢業守成恒以勤脩道德為孝明

帝在部附益頁函卷五十五守文

守文



信賞罰為治金世宗誠皇太子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

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世宗大定二十八年萬春節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捧觴上壽

上驩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既久渺然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脩身養德善

於持中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宮闈逸

樂之中明孝宗時丘濬上言

中興一

原續漢書曰昔羿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牧人能脩德復夏厥勲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

賊平亂克復漢業號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脩勲績弘矣漢書曰孝昭帝時太山萊蕪山南洶洶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立後有白鳥數千集其旁宣帝中興之瑞也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荀

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脩
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
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
以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
殆絕世祖以眇眇之肩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方位
舉羣賢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
南面疾足者為王公茫茫九州瓜分鬱切溘溘蒼生塵
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茨棘枯
橫網振而逆鱗埽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
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

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
明一人之體其殆於周故能享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
矣 東觀漢記曰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
匿曰伯升殺我及世祖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為非獨伯
升如此謹厚者亦為之 帝王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
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
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增**通鑑曰
太興元年瑯琊王睿即位於江東祖逖言於上曰大王
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
有望風響應者矣晉主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

汧金類函卷三十一
軍豫州刺史但給千人廩布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唐書曰明皇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賊帝許之太子乃還次平涼得牧馬牛羊兵始振朔方留後杜鴻漸等迎太子治兵於朔方至於靈武裴冕等勸即位又曰廣平郡王俶率京師又曰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以問蔣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

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宋史曰靖康中王雲以給事中使金議割三鎮以和雲還固言康王舊與幹離不結歡宜將命帝恐爲所留雲曰和議旣成必無留王之理王遂受命而雲以資政殿大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民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澤有憾於是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奸賊也共

譟而殺之王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為驗天命云 通鑑曰康王初即位議巡幸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南陽光武所興請暫駐蹕議還汴都若乘舟順流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保守一隅不可得也帝乃許幸南陽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遂決幸東南 宋史曰高宗廟號洪邁請號世祖尤表率禮官議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恐在天之靈有不安會禮

部太常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有證詔從之

中興二

原功光宗祖

漢書

弘宣祖業

杜預

紹先之業

書

復先

王之道

復文武之境土

並詩

復禹之跡

世紀

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

左傳

興衰撥亂

詩

復見漢官儀

東觀

增

國家再造

唐肅宗還京師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之曰吾國家由卿等再造

興文物

肅宗中興文物未定于休烈獻

不因人情何

以興復

建寧王倓與李

將圖恢復必在川陝

宋高宗時汪若

海言於

張浚

扶持王室幾致中興

唐鄭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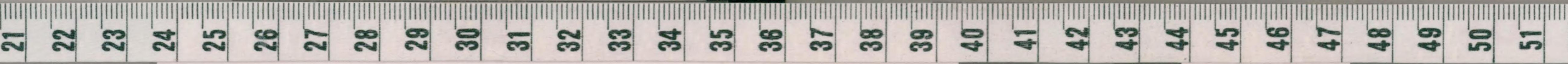
勸帝還京疏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中興

三



二十上

宋宗澤

軍威始盛

郭子儀將兵至靈武

銳意興復宗

宋孝

慕道

原宵然喪天下

莊子

輕四海之祿

漢武內傳

志存四海之

外符

得道貴而不驕

呂氏春秋

撤鐘懸而閑居

列子

去妻子如脫躡

漢武云

坐華堂森然如松生於棟面雙

闕無異崔巍之冠蓬萊

詳帝德

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

想世說

與元通靈

白虎通

坐牀生塵

林語

問長生之術

問至道之精

莊子

請不死之藥

帝王世紀

至襄城之野

往崆峒之山

莊子

到峨眉見皇人

抱朴子

執元璧見

王母

魏起穆天子傳

見黃蓋童子

見紫府先生

抱朴子

黃

帝候神人

史封禪

孝武好方士

東方朔云

駕雲車

史記

燃

九光燈設蒲萄酒

漢武帝傳

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

露

張衡西京賦

通靈接神

抱朴子

會於西山

韓子

宴於閑

館

相如

通天臺招仙人

史記

集靈宮懷仙者

桓譚新論

築

望仙觀

作神明臺

三輔舊事

青鸞集殿

武帝故事

白雲趨

宮

同上

西山為謠

穆天子傳

稷丘迎拜

列仙傳

玉女為王

母所臣

巨靈告求道之法

漢武故事

王母授地圖

周書

王母獻白環

帝王世紀

神女持酒

孫氏篇

王母仙桃

武帝故事

高高見王母

高山記

甘泉王母降

幽明錄云

受道於元

素

抱朴子

發紫臺之文

漢武內傳

象罔得珠

莊子

怡然自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慕道

三

得列子

役使百靈

抱朴子

能總百神

曹毗贊云

朝使百神

列仙傳

息駕元圃

符子云

褰裳紫宸

黃帝贊

騎龍乃去

史記

升龍高躋

抱朴子

唯劍鳥在

列仙傳

增上方鄉神

仙之事

宋徽宗

稍稍復惑方士

唐穆宗立雖誅柳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

通達儒術妙悟釋典

元仁宗

明心見性佛教為深

仁宗言

詳延茂異物色隱淪

思訪話言用熙庶績

宋真宗詔召神

放奉希夷而為教法清淨以治民

思得有道之人

訪以無為之理

真宗詔召賀蘭樓真

訪求道教仙經

徽宗脩建

洞天福地

徽宗令天下洞天福地皆脩建宮觀

躬受道家之錄

唐武宗去浮屠

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錄服藥以求長年

留意黃白之事

陳搏謂周世宗曰陛下為

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為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

治丹劑求長年

唐憲宗

煩一

州而致長年

柳泌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

告錫靈符

唐天寶元年有

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

告錫靈符

冊為教主道君

神降丹鳳門以為

老子告錫靈符

拜迎天書

宋真宗

冊為教主道君

宋徽宗諷道籙院上章

自號大羅天仙

明世宗自號靈霄上清統

雷元陽妙一飛元真君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

時徽宗

再號太上大羅天仙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

符

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

符

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

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

符

徧天矣

白鶴遶壇卿雲捧日

明世宗建金籙大齋於內

徧往物色之不能得

明太祖詔求仙人張三丰遣其

弟丘元清請三丰造朝了不

可得召丘元清至與語大悅欲官之固辭不

問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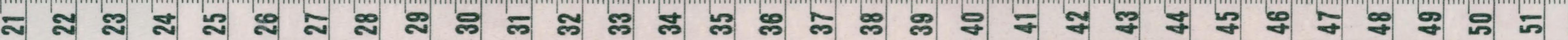
受後永樂中復遣胡濙徧往物色之不能得

帝王部

神監類函卷五十五

慕道

天



為之道

真宗祀汾陰次華州幸雲臺觀召見隱士鄭隱李寧次闕鄉縣召見道士柴元通問以無為之道

道

問長生久視之術

宋高宗召問蜀人皇甫坦曰先禁諸欲勿

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

言事甚眾但外廷無

知者

真宗嘗語侍臣曰種放為朕言事甚眾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

朕常念

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元太祖問長生久視之道於丘處機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

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仙毋忘朕也

道者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對唐睿宗

何處更求長

生長

唐宣宗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脩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

神慮澹則血氣和

嗜欲勝則疾疹作

布衣張臯上書唐穆

宗治世莫若愛民

養身莫若寡欲

處士王昭素對宋太祖

白日冲天何益於世

勤行脩鍊無出於此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

陳搏屢朝見上益加禮重因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何益於世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真有道仁聖之主

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鍊無出於此琪等上其言帝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令有司

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

士有道者匿名減景

唐裴潯言

於憲宗曰士有道者皆匿名減景無

終帝世無他驗

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技哉

西迎之息元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為

堯舜得壽不因大丹

元世祖時方士請

帝世無他驗

熙皞而不自

知即神仙也

明太祖謂宋濂等曰秦皇漢武好尚神仙以求長生卒不可得朕觀之人君能清

帝王部

法鏡類函卷五十五

慕道

元

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即神仙也

梁武帝談苦空梁元

帝講老子皆足為戒

唐太宗語

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

絕方士之說

唐憲宗與宰相言及神仙事李藩對

謬謂長生可得一意

脩元

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脩

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

民熙物洽薰

為太和是陛下性中真樂也

道與天通命由我立是

陛下性中真壽也

明海瑞諫世宗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

漢武帝末年對羣臣歎曰向為方士所欺云云

過求長生遂被奸人誑惑

明世宗

雄才一

原漢書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

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

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

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祀百

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

書所稱何以加焉 荀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

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

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

其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罷

漢書卷之五十一
三
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爲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 魏志曰太祖漢相曹參之後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顥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
六在君乎 吳志曰孫

權屈首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鼎峙之業 增通鑑曰劉先主自詣孫權求督荊州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又曰後魏主問於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乎對曰克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寸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又曰魏爾朱兆委高歡統鎮兵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使握大兵譬如借蛟龍以雲雨不可制矣 又曰唐太宗神采英

毅羣臣進諫者皆失舉措因假之辭色 又曰褚遂良
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陲讐服威望大矣
又胡致堂論曰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其所長短蓋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然規模建立
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唐書憲宗贊曰帝剛明果斷
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
收成功 通鑑曰唐宣宗接對羣臣如賓客每宰相奏
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自閤閤細事或談宮
中無所不至少許復整容曰卿等自為之乃起入宮令
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沾衣也 五代史曰周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
已撓羣議親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
天下之志 通鑑呂氏曰晉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
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藝祖以杯酒讌笑收
之而有餘 元史曰世祖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
通紀曰韓林兒以太祖為左副元帥不受曰大丈夫寧
能受制於人耶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初克太平耆儒
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太祖召安語時事安曰方今
四方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
女玉帛非有撥亂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

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又
曰吾取天下於羣雄非取天下於元氏

雄才二

原雄才大略漢書 雄才遠略魏志 雄略之主吳志 一世

之雄徐爰宋書 天姿傑邁晉陽秋 意思安閑魏氏春秋 威鑒

電斷晉陽秋 論決大事魏書 沈毅大略晉陽秋 舉止自

若續漢書 謀經藝發圖讖東觀 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詩

才直驚人勇非人敵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東觀 壯

士何畏漢書 按行賊營東觀 迴山倒海素 迴天倒日

機陸 鞭笞天下史記 囊括天下繆襲鼓吹曲 席卷天下包

舉寓內 執朴鞭笞賈誼 折箠以笞之東觀 拔萬國之

地 九州之結子傳 心如饑虎志若秋鷹虞丘 據河為

塞塹山堙谷 直抵南山以為闕立石東海以為門史並

記 增沈謀英斷宋太宗 英暢神武明宣宗 性英武唐

皇 人皆服其英武明世宗 材明勇略漢光武 憚帝英

睿宋太祖受禪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 威德兼隆英

略間見遼太宗 英謀叡略豁達大度金太祖 機謀在已

取舍如神遼太祖 內脩政治 外拓疆宇遼聖宗 闊

達多大節馬援謂 深沈有大略元太祖 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漢光武 智慮絕人酷類先帝明卓敬謂英王 天子明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雄才



見萬里外

光武以璽書諭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帝明見萬里外

徐達謂太祖

漢武雄才大略後世罕及

明太祖詔

一將之智

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唐太宗祭魏太祖

聰明英乂為南渡諸

帝之稱首

宋史孝宗贊

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

墜緒

宋史論度宗

藝能

原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書

奇才美藝通微入神

曹植

善史書

東觀

善草書

博物志

善左右射

典論文帝自序曰或言聞君善

虎於觀

年紀

射蛟於江

漢書

手射飛鳥

魏志

發彼小狝

射蛟於江

漢書

手射飛鳥

魏志

發彼小狝

魏志

發彼小狝

詩

少好弓馬

典論

甘蔗為杖

典論

以單攻複

典論曰

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

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先

論

銅丸摘鼓

漢書

自御墮

箎

東觀

善鼓琴

漢元帝紀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

巾角彈棊

博物志曰魏文

帝善彈棊能用

極窈

善音樂

博物志桓譚蔡邕

喜彈棊

典論曰余少所

喜惟彈棊略盡

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

善音樂

博物志桓譚蔡邕

喜彈棊

典論曰余少所

喜惟彈棊略盡

頭以所冠著葛巾角撒棊

善音樂

博物志桓譚蔡邕

喜彈棊

典論曰余少所

喜惟彈棊略盡

其巧少

造宮為則

魏書

畫壁為像

徐爰

增教射

為之賦

造宮為則

魏書

畫壁為像

徐爰

增教射

宗日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

對奕

宋潘慎脩善奕太

對奕

宗屢召對奕因作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德殿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工文章多藝能

宋太祖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宗屢召對奕因作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以獻

工文章多藝能

宋太祖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宗屢召對奕因作

學問精博文章華敏

省讀書奏七行俱下

宋主

幼喜書翰十歲能詩

精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之五十五

藝能

三

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並遼聖宗通話訓工草隸書唐睿宗

喜學藝善隸書唐順宗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唐明皇

善騎射通春秋尤喜音聲歌舞俳優之事後唐莊宗自

教法曲明皇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自調歌曲金世宗習巧之勤

移於治國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蛟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太祖詔示諸官

皆駭伏遂以錢百五十萬給其直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

惟一事不能元順帝閱徽宗書畫稱善學士屢屢曰微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

能為君耳作無益害有益明太祖時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

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留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若移此心以治

命左右碎之天下豈至滅亡

歎美一

原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乘船從濡口而

入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

謀劉景升子若狔犬耳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

小字寄奴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桓元篡帝位遷天子

於潯陽桓脩入朝高祖從至京邑元見高祖語司徒王

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凡蓋人傑也 **增**唐書曰高祖

在太原姜暮識之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聖人受

之唐公負王霸資度其必撥亂得天下 又曰太宗方

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歎美

唐



能濟世安民書生辭去高祖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又
曰劉文靜曰豁達類高祖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
也 宋史曰太祖嘗曰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
天子 又曰真宗立為皇太子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
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明紀事本末曰陶安見太祖謂
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輩今有主矣

歎美二

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萬
世永賴時乃功 成允成功惟汝賢 汝惟弗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弗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其爾之休

有辭永世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並尚書 潁川蒙太守

威力 指曰此太僕室也 差強人意 若敵國 並東觀

將軍被創深重猛氣益奮 魏志 宓不空有名 蜀志李宓傳

每見王文章愛玩無已 魏文帝 寫王茲頌置諸左右

魏文帝 後出益奇 斯異美矣 魏文帝 **增**蕭郎出三十

貴不可言 宋王儉謂蕭衍 此兒瞻視非常 高歡謂宇文泰 殿下異

日太平天子也 明袁珙謂文皇 意氣雄豪瞻視不常 遼天祚謂金太

祖 兒有奇表後當富貴 李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遣獻捷於京師唐昭宗

異其狀貌賜以鸚鵡危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 生子當如李

亞子 梁主謂唐莊宗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歎美

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貴不何言... 淵鑑類函卷五十五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帝王部十七

追舊 猜忌 哀恤 微行 救誠 撫勞 奢侈 責讓

昏德 失政 禪位 廢立

原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維新 毛詩曰友賢不

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

宮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

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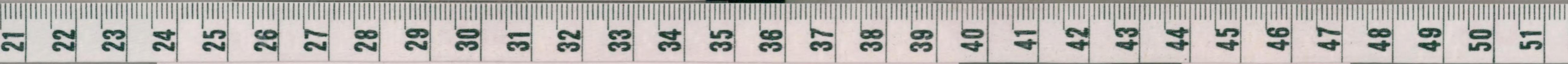
魂魄猶思樂沛與父老諸母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

為笑樂 增通鑑曰光武幸南陽進南頓縣舍置酒會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追舊



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兄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
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復
增一歲 **原**東觀漢記曰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
思其人到其鄉其度在其人亡 **增**唐太宗嘗謂魏王
泰曰虞世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
中無復人矣後復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
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
其靈座焚之 宋史曰畢士安歿後真宗謂寇準等曰
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
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他日王旦奏曰陛下前稱

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相而無田
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真宗感
歎賜白金五千兩 金史曰世宗巡幸上京居於光興
宮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日矣今既
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
各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 又曰曲赦會寧
府仍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
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
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
忘朕言 又曰世宗還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

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併帛 通紀曰明太祖幸濠州省陵墓宴諸父老

追舊二

原慎終追舊篤信好友 潘岳西征 王思舊勳 春秋 帝思舊

恩同席書封陽都侯 魯國先賢傳 飽一筭餌拜河東都尉

有龍潛之舊 魯國先賢傳 有撫塵之好 應璩 利祿先

死後生 禮記 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 並禮記 求樂毅後 漢書 賜王髦孫 文士

詔求徵卿 漢書 羗嘗有警思將帥之臣 單于入

朝思股肱之美 揚雄 迺畫霍光麒麟閣 漢書 刻作鮑信

祭為哭之 魏志 圖黃瓊於省内 漢書 今經北館無復子

侯封張賀家 漢書 瞻望墳壟 魏武 收械墳墓 魏志 想

其餘風 後漢書 感其知己 魏略 臨祀袁紹 魏志 追思楊

修 文士傳 安得征虜 後漢書 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果失名將 又賈復力戰傷創甚世祖聞之曰吾所以

將聞其婦孕曰生女耶我子娶之生 聞鼓思臣 禮記

男耶吾女妻之不令其憂妻子也 風尹翁歸子黃金

然 將帥之臣 賜金奉祀 漢宣賜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

增上家藏賜詔 唐文宗時李靖孫彥芳上家藏太

釋手勅摹 留遺物禁中 彥芳又上靖所賜于闐玉帶

子悉留 求魏徵笏 文宗問魏徵卿家書詔頗有存者

帝王部 禁中 平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

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

贖呂端第

宋呂端子藩兄弟貧賈因質其

識朕意此笏乃今甘崇

夢若平生

太宗忽夢杜如晦若

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貫

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逋

馬周之亡帝思之甚將

詔訪

御饌祭之

求見儀形

因訪其後

真宗嘗

其後文宗讀貞觀政要思魏徵之

有大勳力

德宗詔

俾奏疏盡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

追論定策

徽宗追

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又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

錄其舊勳

宋太宗於大

追論定策

論韓琦

得受

功臣奉祀

孝宗詔以太祖功臣俱係輔佐

定策勳贈

魏郡王

建三統

漢梅福請建三統

孫有不沾寸祿與編民無

異其量加恩典俾奉其祀

加比干謚

唐太宗謚比干

後殷

備三恪

隋為三恪周

原

序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狩琅臺東探禹穴觀

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筍之干霄臨水

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

俊蔭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

長安郡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

迴上駟命鄒湛名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難常誠有之

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

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增

詔唐德宗詔圖中宗以來功臣於凌煙閣詔曰我行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追舊

白

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等掃除氛祲今顧晟等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讓闕而未錄孰旌厥賢有司宜敘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宋真宗追封趙普為韓王配饗太祖廟廷詔曰識冠人彛才高王佐翼戴興運光啓鴻圖雖呂望肆伐之勲蕭何指縱之効殆無以過也自輔弼兩朝周旋三紀茂巖廊之碩望分屏翰之劇權正直不回始終無玷謀猷

可復風烈如生宜預享於大烝永同休於宗祏

哀恤

原上恤孤而民不倍禮記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詩諸

侯薨去樂禮周既死不稱名左傳感念沾襟東觀嘉幽

蘭兮延秀當中夏兮下霜漢書親故離災士人彫落

魏文士傳思念不已魏文追德賦漢書**增**賜粟帛恤其家

唐太宗於名其妻子至行在厚卹之魏徵殞殮

所資特宜優卹宋太祖詔詔厚卹其家哲宗於恤

孝弟力田宋真宗詔撫恤水災宋天禧三年遣使撫寬

恤流民宋寧宗詔有司寬恤兩遣謁者就第宣慰唐

帝王部

洋鑑類函卷五十一

哀恤

五



宗時于休烈父子著儒行特贈尚書左僕射妻韋國夫人謚曰元遣謁者就第宣慰此其時也元劉亨安告木華黎情感於中安有所避唐太宗於張公瑾

敕誡

原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盟津之誓左傳用之於會

同用之於軍旅禮周申命行事易告爾朕志明聽

予告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樹德務本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若網在綱有條弗紊若農力穡乃亦有秋僕臣正厥

后克正懋乃后德匡其不及罔不同心乃心

王室沃朕心訓朕志爾有嘉謀入告爾后永

綏厥位毗予一人以佑乃辟永康兆民惟公懋德

惟時懋哉並書覽照前世紀為鏡戒東觀各守爾典

時亮天功顧乃德高乃聽正色率下泣事

惟能欽乃攸司慎乃出令省乃成慎乃憲

敬明乃罰敬明乃訓敬爾繇獄敬爾有官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率不良保赤子惟民康乂

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恭儉

惟德往盡乃心爾有善朕弗敢蔽子弗掩爾善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罔

以辨言亂舊政無以利口亂厥官無倚勢作威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敕誡

六

無倚法以削 罔違道 無忿疾 無傲從康 汝無

起穢 無載爾偽 勿用非謀 罔涵于酒 弗腆于

酒 無彛酒 矧敢崇飲 德將無醉並書 節酒慎言

帝魏文 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爾惟自鞠

汝自求毒 罰及爾身弗可悔 無替朕命 無棄朕

命 陳師鞠旅 聚衆而誓 巡師誓衆 嗟我友邦

冢君越御事庶士格爾衆庶悉聽朕誓以爾衆士奉辭

伐罪爾其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 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致天之罰 肅將天

威 底天之罰假手于我有命 予弗替上帝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予畏上帝弗敢

弗正 予弗順天厥罪惟均 勗哉夫子尚桓桓 尚

迪果毅以登乃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罔或無畏

寧執非敵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並書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詩 稱爾戈

鍛乃戈矛 杜乃獲斂乃甯 峙乃芻茭無敢弗多

峙乃糗糧無敢弗逮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其

或弗恭邦有常刑 爾無弗信朕弗食言並書 增敕以

政治根本唐文宗時李石請臨遣十道黜陟使敕以

帝王部 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利病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敕誠

七



戒飭諸郡守臣

宋孝宗

飭吏治

漢章帝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悃幅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

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與則下有怨心其勉思舊

詔舉劾

宋仁宗詔曰守令或貪恣髡昏以弛為寬以苛為察以增

賦斂為勞以出入刑罰為能而部使者莫之

舉劾自今其思率職毋撓權倖毋縱有罪

戒勗外任

宋真宗時宮府

勵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

親戒武威太守

漢光武以睢陽令任

每授任於外必

面諭江浙平章

元文宗以張驢為江

戒之曰善事上

汝先朝舊臣故命汝往民為邦本無民

吏肆誅求詔

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

令戒飭

宋理宗詔曰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

其誅求下詔戒飭

宋仁宗時許元欲與施昌言分行浙

江調軍食帝疑其誅求貧民乃下詔

戒手詔戒諭大臣

宋孝宗時十一月當郊而雷

太過則失大臣

之體

宋太宗戒賈黃中曰小心翼翼君

以八事訓飭

在廷

宋理宗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正人揀

親書九事戒之

宋孝宗以虞允文知樞密院

恐以此

敗

唐太宗戒劉洎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是必為累

宗時宰相竇參任其族子

宜副朕舉

唐太宗敕戴胄

申帝戒之曰是必為累

密加詔諭

宋真宗以陳

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

命宰相戒之

宋太宗以王禹偁

斷然重事宜付有司

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唐文宗敕狄兼謨曰御史

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

樞機之發不

救誠

可不慎唐太宗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

悔不可及申做百工務敦行實宋仁宗詔諭臺諫為耳目

飛語中傷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洗心飭行

其申做百工務敦行實而弗改者罪之

毋縱貨賄宋理宗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於欲面舉

公等過失以相戒太宗謂長草書戒酒二章以賜蘇

易簡嗜酒太宗戒約深切且草書丁寧告誡幾三百

言奔山堂別集曰太祖於李景隆誥丁敕太子漢昭

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序祖訓明太

以善小而弗為惟德惟賢可以服人勿序祖訓明太

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以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

易鳴呼其敬戒之哉敕內官明太祖敕內官母預外事凡序

大誥明太祖以天下臣民舊染汙俗往往不安職業觸

化之親訓諭江南臣民稱明太祖詔徵江南諸郡民凡

親訓諭之諄諄數千以璽書諭河西漢光武諭實融

無分民自適數以書誡之數明仁宗為太子

已事而已撫勞

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子路

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語論四牡勞使臣也采薇遣戍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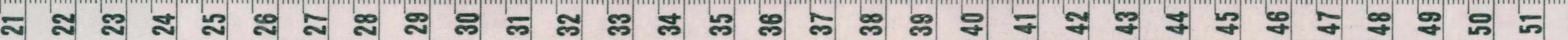
也出車勞還帥也杖杜勞還役也毛詩不留不處三

事就緒鞫哉庶正疚哉冢宰並毛增循行慰撫唐

元中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言天下大計仰於東

南今靈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眾宜擇羣臣明識通

帝王部淵鑑類函卷五十一撫勞



方者持節勞徠問人疾苦蠲其租
入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
饑民凡活五十餘萬人
撫循將士 宋黃裳言壽皇在位三十年
遣使褒勞 富弼在青州賑

報 撫慰歸戶 遼聖宗時耶律善補招亡入宋
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之 賜勞

優厚 明仁宗為太子監國永樂十五年召赴京師過鳳
陽者老進謁有知太祖時事者從容與語賜勞優

厚 親勞之 宋太祖時劉昌言為陳洪進功曹洪進
遣子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

皆慰勞之 明太祖至汴大將軍徐達等
自河南入見上皆慰勞之

責讓

原晉侯築宮而美康王使讓之 紀年
晉帥陰戎伐顧

景王使辭於晉 春秋 弗知稼穡之艱難 惟湛樂之從
厥父菑厥子弗肯播厥父作室厥子弗肯堂 並尚書

職事並廢盜賊縱橫民多冤結州郡不理 非有斬將
奪旗之實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 未聞成言嘉謀

欲以身試法耶 將軍乘傳行塞因用歸家 並漢書
詔

書千條萬端何意臨敵敦亂 後漢 增欲加譙黜 唐太宗
者不 一旦誚讓 太宗征遼東召程名振問方略不合

切事 一旦誚讓 太宗征遼東召程名振問方略不合
解謂左右曰房元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

且加切責 宋李昉罷相詔學士賈黃中草制罷為右僕
射且加切責黃中曰自工部尚書遷僕射非

點責也若曰文昌務簡以均 必形誚讓 宋陳恕便殿
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 必形誚讓 奏事太宗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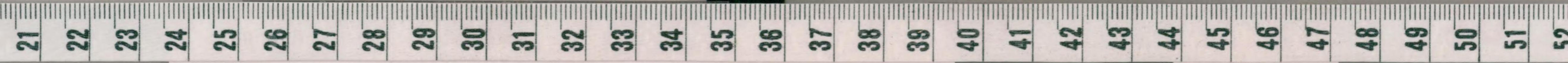
未深悉必形誚讓 怨斂板蹶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
容俟意稍解復進懣執前奏終不改易太宗以其忠多

從 下詔切責 宋琪與柴禹錫朋比太宗惡之宋琪以
之 詆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乃下詔切責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責讓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責讓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責讓



禹 詔書切責 宋太宗時樊知古 將面詰之 蔡蕤陰附權倖

事覺徽宗 督責大臣 漢武帝太初間朝 名諸大臣

切責 唐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大臣多 以吏事責三

公 漢光武以吏事責三 手詔責宰相 金章宗時賜宰

苟且責之 以事詰責丞相 李善長 數以職

事見責 漢哀帝時鄭崇 彼將以不職辭 明孝宗時清

兵部撥軍工萬人 劉大夏上言減去十分之五督工者

訴於上 令內閣擬旨切責之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

人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位 温旨勉留猶未已切責

旨下彼將以不職辭上欣然納之 命工如大夏所減

姑為容忍不欲深責 宋太宗讓張 還日別當詰責

宋郭載知天雄軍 誣奏 切責竇憲 漢章帝名竇憲切

市糴麤惡太宗知之 責曰深思前過國

家棄憲如孤 詰責諸常侍 漢靈帝詰責諸常侍曰汝

離腐鼠耳 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今

與角通皆叩頭求退 讓李宗閔 唐文宗讓李宗閔

妖氣今自 遙見免冠觸地 明孝宗時李夢陽疏一言

為妖耶 入侍酒上初下夢陽獄既而釋之他日上遊南宮二張夜

免冠觸地 蓋因夢陽 責以負約 唐太宗與高士廉等

之言而罪壽寧也 讓其負約 郭子儀執藥葛羅手讓之曰

利隔水而語 亦不薄奈何負

約深入吾地 猜忌

原非少主臣也 若芒刺在背 漢書 寧我負人無人負

我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聞 猜忌

帝王部 猜忌



無人負我有勝已者以法誅之曹瞞傳眠不可妄近近輒

斫人人欲危已已輒心動世說啖野葛飲鳩酒博物志曰

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飲鳩酒增性猜忌不悅學隋文帝性猜

任智以獲大位因猜忌刻薄強明自任唐德宗為人

僥急多猜忌金海陵為人僥急性本猜忌金宣宗五

代之君多猜忌宋太祖時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

保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尤忌

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得免使我毛髮灑

知名士隋煬帝帝素疏忌之唐高祖於

浙唐宣宗即位李德裕為冢宰奉冊既罷上謂左右

縱酒納賂以自晦煬帝多猜忌殺戮太臣常以事召

宮帝問之王氏對以疾帝曰可得死否恥見屈於正

論而忘受欺於姦諛高祖聞之益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直宰相不敢私第見客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之賣

察以聞並唐德宗

微行

原微服遊於康衢列子微行期諸殿門夜漏乃出

夜出夕還出從期門下富平侯同輿並漢書屬服

旗帽風俗通白衣袒幘漢書降尊就卑懷璽藏黻便

旋閭闔周觀交隧張衡西京賦亭長不內宿於逆旅北

至湯池西至黃山出入市里並漢書微服看世紀數

帝王部淵鑑類函卷五十一微行



幸鄧通家

風俗通

醉飽吏民家

漢書

召逆旅夫妻賜金

千金

漢武故事

厭紫極之弘敞甘微行以遊盤

潘賦

若神

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

西京賦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

西京賦

棄萬乘樂賤事

執干戈守空宮

並漢書

蘭池

見窘

史記

客星逼坐

志怪記

增帝立風雪中

宋太祖數

臣家趙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上

帝曰已遣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榻坐堂中熾

入門立庭中

明宣宗頗微行一日夜半從四騎至楊士

微行察風俗

俯伏地下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

微行察風俗

唐高祖武德二年

微行至朝天宮

明太祖嘗微行至

衣衰麻而大笑上問之曰爾被服如是而大笑何也曰

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

下婦人其好夫已葬乎婦人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

也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

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

遣中使往視之掘地數尺有誌石焉晉下壺墓也命掩

之為立廟命有市中過酒家遼穆宗正月微行市

偕衛士沽酒趨拜曰殿下何如此輕行文皇酒相者袁珙

微服觀使邸永壽節居邸帝微服往觀行幸局徽

政和後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

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

年張雄等日導上遊近微行不可諫止

至宣府彬為上營鎮國公府第於宣府樂遂出居庸關

御其中帝樂之輕車小輦七賜臨幸徽宗微行始及蔡

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
幸之語自是邸報聞四方
問楊士奇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
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

車駕幸臨不謝明宣宗遣中使

恩幸

原非有材能婉媚貴幸

前漢佞幸傳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傳脂粉化閱籍之屬

富侔於王者風俗權與人主侔 貴傾公侯

貴震朝廷 與上卧起 嘗與晝寢 使乘副車

出則參乘 冠駿驥 傳脂粉 珍寶上第盡在董氏

前漢佞幸傳曰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絺錦賜及武庫禁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增出入卧内陪燕私

坐與妃嬪連榻唐明皇於姜皎侍禁中連榻而坐明皇於王毛仲

得預宮中祕戲 妻出入禁掖宋徽宗於蔡攸王黼觴詠唱

酬字而不名宋著作郎劉鳳言孝宗於曾覲龍大淵出入宮掖侮弄縉

紳後唐莊宗時伶人同卧起明武宗御豹房與江彬等同卧起莫得帝所

在武宗悅錢寧賜姓朱內侍帝百官候朝至晡莫得帝所在但伺寧閒擊毬鬪雞呼

之不名姜皎帝暫不見惘惘若有失王毛仲此曹奴隸

耳劉珙言曾覲進見無時 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

紅蔡攸王黼遊戲近郊並騎鎧冑與上莫辨江彬錢寧等

奢侈

原觴酌有采樽俎有飾 食器雕瑤茵飾雕文韓子宮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恩倖 奢侈

古

室崇峻輿馬奢侈帝王世紀披珍玉之衣子傅作麗華之

室帝王世紀宮人不移樂不徙懸三輔故事庖厨不徙後宮

不移司馬相如林賦糟丘酒池賈氏新書肉園酒池淮南子

酒池肉林三輔故事車行酒騎行炙帝王世紀曰紂宮有九市車行酒馬

行紂為象箸紀世甲乙之帳漢書

珠璣為簾三秦記收美女以充明光宮漢書女樂三萬

人管子美女二千人漢書峻宇雕牆書窮妙極麗

漢書臨雲雨新序蔽天光劉協皇德賦飾以美玉世紀翠

羽飾之木衣綺繡土被朱紫並漢書殿居複道周閣

相屬史記大宮千里世紀鹿臺大三里新序阿房坐萬

人史記瑤臺玉鋪管子瑤臺瓊室賈氏新書辟臺穆天子

玉堂漢書璇室象廊淮南子千門萬戶以銅為瓦漢書

銅金為柱淮南子石脂為泥漢書黃金塗階漢書投

珍物為沙丘苑世紀前廷植玉樹漢書增崇尚浮屠窮

奢極欲晉簡文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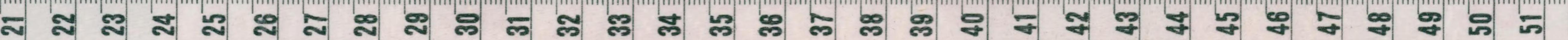
帝頃既奢靡思用人力魏徵十漸功用奢廣唐敬宗冲逸好宮室

用奢廣喜無籍玩物之言惡致治經邦之論入則

務飾姬姜出則廣增僕馬服玩瑰麗近古未有陳後主

視官爵財物如糞土宋徽宗時承平既久帑庾充溢蔡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

爵財物如糞土累帝王部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唐太宗嘗



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
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
漸也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
及夫橫流則無及矣帝咨美之
府藏宋主邵奢欲無度待中表觀因盛稱高祖以麝
塗壁齊東飾以金玉珠翠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

以珠玕瑁飾宮殿孟昶在蜀專務奢靡所鑿金為蓮
花貼地齊東昏令潘妃行其上金屑飛空如落雪
陵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
問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
至江都離宮
四十餘所
宮城左右離宮數十
鑿大匠三山

創天成聖功二橋蔡京再相每為帝言今泉幣所積贏
是大興工役兩河
良嶽花石之擾京又欲廣宮室求

五人風以禁中偏側之狀貫俱聽命各視力所致爭以
侈麗高廣相夸浸淫及於良嶽矣
以進後歲益加增舳舻相銜於淮汴動密取浙中珍異
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
用黃帕覆封指為御前物及發行必撤屋扶牆以出

苑囿山林之制蔡攸言於帝令苑囿中聚珍禽異獸
獸之聲四徹宛若
山林陂澤之間
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
牽一車

之力至五百人金陵營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羅八珍於前所食不
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張蘊古珍玩技
巧乃喪國之斧斤
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鳩毒唐徐惠

廢立

帝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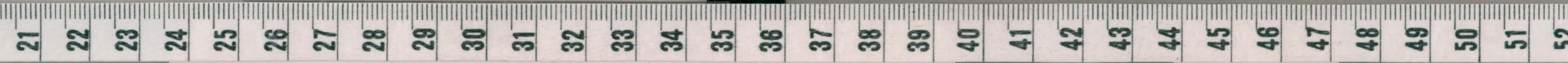
汴京類函卷五十一

廢立

帝王部

汴京類函卷五十一

廢立



原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春秋選賢為正

漢書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年鈞

以德德鈞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並春秋太尉上

璽符史記太后投璽綬魏志就宗正府漢書辟止西廟

魏志令聞日新四海注意王隱晉書伊尹放太甲以寧殷

魏志臣寧負王不負社稷司馬孚悲不自勝魏略曰

帝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增淆置

嫡庶侈僭相傾唐房元齡謂隋文帝嫡庶不明紛紛至今唐太宗謂

大臣曰秦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

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

憐之褚遂良曰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

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

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有廢必有興武

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定議立晉王有廢必有興武

如使人謂張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奈何廢子

援宰相可常處九齡以其語白上事遂白奈何廢子

而立姪德宗以事切責太子名李泌告之曰舒王近已

立姪間一曰上獨名泌流涕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廢子而

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以廢立事

白后宋史彌遠忘太子竑欲立貴誠寧宗前彌遠遣皇

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貴誠令之曰

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及入后拊

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建議復儲明景泰廢上皇太

遂立之竑出居湖州建議復儲明景泰廢上皇太

濟為皇太子未幾見濟卒御史鍾同疏請復儲禮部郎

中章綸亦上疏請復皇儲於東宮以立天下之大本詔

與廖莊俱下獄同死杖下莊謫定羗驛丞綸仍詔太

獄至天順復辟出之上嘉歎良久擢禮部侍郎太

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唐太宗制時平則先嫡長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廢立

七

世亂則先有功唐寧王憲言居守功高於扈從儲貳分定

於嫡長明成祖諭

昏德一

原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化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也格至也吾語桀也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 桓子新論曰武帝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

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四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為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 吳志曰孫皓性嫌忌果於殺戮既於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豈所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增**通鑑曰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謀大舉伐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昏德

大



晉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殆未可伐也陽平公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晉未可滅昭然甚明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嘗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大舉入寇戰於淝水諸軍皆潰又曰慕容垂言於堅曰北鄙之民間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略過人譬如養鷹饑則附人每聞風飈之起嘗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

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不可食言又曰初隋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獨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侯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元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力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又曰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德宗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稍稍罷之以宦官竇文場監神策軍宦官典禁旅始於此又曰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鎮多月進云稅外羨餘其實皆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尅吏祿以爲

獻者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官爲宮市使復置白望數百人於要鬧坊市間抑買人物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商賈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賣糶鬻餅之家皆撤業閉門又曰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

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其谷

大昏昏德二

原有夏昏德

穢德彰聞

顛覆厥德

斂怨以爲

德

以逸豫滅厥德

黎民咸貳

爾德不明

不明于德

太康尸位逸豫太甲既立弗明

興

居無節

起居無常

狎侮五常怠棄三正

屏棄典刑

不用古法威儀不類謂敬不足行謂祭

無益弗戚于民

無志乎民

不臧覆用

無功者賞

元首叢脞哉萬事隋哉

弗惠阿衡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昏德

昏

放黜師保 播棄黎老昵比罪人並書 召彼故老訊之

占夢詩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書 君子為下小人為

上六韜 親小人遠賢士諸葛亮 不知用賢子尸 賢人放

逐詩 左彊在側淮南子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詩 諫

者為謗史記 信者為誣六韜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念

子慘慘視我邁邁 出話不然 善人載尸 君子信

讒如或酬之並詩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易 不諂已者

大而枯之賈誼新書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詩 縱惡自棄書 悖傲滋甚魏志 逋逃是崇

書 為長信宮博物志 起河間第續漢書 內作色荒書

世子為政六韜 婦人與政世紀 婦言是用書 惑後

妻言世紀 斲茗華竹書紀年云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

子焉斲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琰 踞姐已 置妹喜膝上 上與

褒姒同乘並列女傳 發烽乃大笑世紀 作奇技淫巧以悅

婦人書 豔妻煽方處詩 宮內九市六韜 為肆販賣

身為商賈與從官飲並漢書 東園輸禮錢西園駕白

騶 冠狗弄彘並漢書 外作禽荒 般遊無度 十旬

不返並書 朝冒霜露 晝被塵埃 口倦叱咤手苦蠻

箠漢書 甘酒嗜音書 好酒忘身子尸 糟為丘六韜 懸

肉為林輔三 酒池運舟帝王世紀 酒池牛飲六韜 威儀幡

帝王部 帝王部 昏德



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 威儀怩怩 載號載呶 亂

我邊豆屢舞傲傲 側弁之俄屢舞傿傿 如蜩如蟬

如沸如羹 俾晝作夜詩並 長夜之飲紀世 三旬不出

聽政博物志 七日不知曆數 靡靡之樂紀世 矯誣上

天 弗敬上天 自絕于天書並 虧三光之明傷億兆

之望漢書 逆天道絕天德世紀 洩天氣發地藏公太 舉

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淮南子 戮天 射天並史記 增

性昏懦南漢劉錄 為政昏暴同上 放蕩之德干寶論晉惠帝 和

事天子唐中宗 主昏於上唐張公謹言 昏童失德唐穆

敬皆昏童失德以其在位 出帝昏亂晉出帝 昏庸相

繼懿 衰而以昏庸相繼 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宋太宗謂北漢

元劉繼 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唐懿宗 是以古昏主方

我唐次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為副使德宗諭臯罷

篇上之德宗益怒曰 所謂下愚不移唐書贊曰中宗

而躬自蹈之所謂 自傳粉墨後唐莊宗 裸逐為戲金陵

鋸灼去皮截手足海陵命所獲盜賊皆誅死 毀民居以為材

煎死人膏以為油海陵造戰艦江上 狗馬鷹兔舞唱角觝武明

宗即位劉瑾等八人導上 天下章奏付瑾剖斷 自

稱大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名梁儲面

此劍儲免冠解衣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昏德

三



用大將軍鈞帖

武宗至南京用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書

溺其所甚

愛忘其所可戒

唐明皇

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

陵金海

失政

原天厭周德

左傳

周室道衰

詩

天罔不矜

曹植

構怨

連禍

詩

周室微弱政由方伯

史記

禮樂征伐自諸侯

出

論語

周鄭交質王祭不供

史記

四郊多壘

並左傳

盟於

太室

竹書紀年曰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於太室

狩於河陽

春秋

姬厲失

權

書

周舍逃責

前漢諸侯王年表曰幽平之後分為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嫌服虔

折其玉斗失其金

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

椎

孝經援神契曰后偷任威折其王斗失其金椎注后

宋失其玉鏡

尚書帝命驗云桀失玉鏡用其噬虎注玉鏡謂清明之道噬虎謂其暴虐

秦

失金鏡

書

九鼎入秦

史記

步至河上

廬次曹陽

獻帝

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

袁山松後漢書

質唱乘輿

載帝幸營

珠寶車馬乘輿器物盡入其邸

星流

矢激螢火照道

並獻帝春秋

麴屑為粥

漢晉陽秋

爇茶煮飲

遺事

御前作糜

漢傳

客舍作食

四王遺事曰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

聚斂不知

紀極云

增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之崩弛

察庾

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

考平吳之功而知將

帥之不讓

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

核魯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失政

三

褒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干寶論 隋政不綱天下

搖亂隋許世緒語唐公 今之刑賞或由喜怒 好則鑽毛出

羽惡則洗垢索瘢 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

消 道德之旨未弘而鏌薄之風先搖魏徵上太宗 內寵

專命外嬖制權 因貴憑勢賣官鬻爵 妃主之門若

商賈舉選之署若闐闐 居販者由邪忝官廢黜者因

奸冒進唐柳澤言墨敕斜封之害 天寶以後政治少懈 文致未

優武尅不剛 諸侯自擅其地不朝不貢韓愈 用姚崇

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

則亂憲宗問宰相明皇之政何先理而後亂崔羣對以此 深自懲艾遂行姑息

德宗用盧杞趙贊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

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

及其晚節信用非人唐書憲宗贊曰及其晚節信用非人

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者也 再失河朔穆宗初即位兩

文昌謂天下已太平請漸消諸道兵及朱克融王庭湊

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兵既少臨時

名募皆烏合之眾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方略故

雖以裴度元臣烏重胤名將討之踰年竟無成功由是

再失河朔訖於唐亡不能復取 仁而少斷禍及忠良文宗仁而少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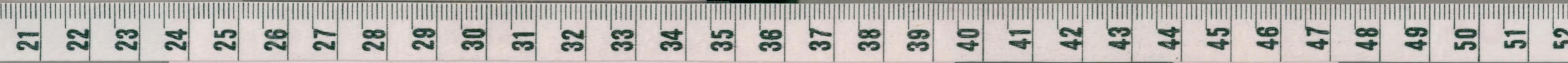
之變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 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唐僖宗 疎斥

正士狎近姦諛 崇飾遊觀困竭民力 君臣逸豫相

為誕謾宋徽宗 指正人為邪正學為偽宋寧宗 無大失

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寢甚宋度宗 崇信誓御獎用吏胥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失政



苛刻成風舉措失當宗金宣 內則決於宮壺 外則委

於宰臣元成宗

禪位一

原帝王世紀曰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 又曰堯納舜於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壁為書東沈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 呂氏春秋曰舜有九子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為

五官中郎將嗣丞相為魏太子太祖崩繼位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禪於漢為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為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於魏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於宋在位四年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於齊在位四十九年 北齊書曰文宣帝諱洋字子進受禪於後魏在位五年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增**隋書曰文帝諱堅受禪於周在位二十三年 唐書曰高祖諱淵字叔德

帝王部

洪鑑類函卷五十六

禪位

三



隴西成紀人受禪於隋在位九年 高祖禪位太宗

睿宗禪位明皇 明皇禪位肅宗 順宗禪位憲宗

宋史曰太祖涿郡人受禪於周在位十七年 徽宗禪

位欽宗 高宗禪位孝宗 孝宗禪位光宗 光宗禪

位寧宗

禪位二

原貴而無位 亢龍有悔並易 選賢與能 格文祖並書

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 命禹而推受 堯待舜

若棄敝屣 館於貳室並孟 贈昭華玉帝王世紀 授

益地圖 輯五瑞 總朕師並書 **增**三讓乃受唐書曰隋帝遜

於位以刑部尚書蕭造司農少卿裴之隱奉 皇帝璽紱於唐王三讓乃受隋帝代王也 急於禪

代 梁太祖急於禪 曆數有歸實惟天命 興亡之效

豈伊人力 唐受 上答天戒 唐睿宗傳位 付託得人

宋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及歸自金陵陳康伯求去高宗

以倦勤諭之乃先下建儲之詔隨內降御札勉諭再三

於是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

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內侍掖帝至御榻前乃略就

坐班畢太上皇即駕至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

冒兩掖輦以行上皇顧曰吾付託得人可以無憾矣 盛

討論典禮 孝宗欲傳位太子以紹興傳位御劄 盛

典再見 孝宗傳位日上御紫宸殿周必大言陛下異位

顏因哽咽不能語上亦泣 禪位制書出於袖中 宋太

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 內禪制冊人服其雅 孝宗內禪



制一時制冊
人服其雅
失禮節可
謂善處矣
不得已而為之
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明皇宋徽宗皆當禍亂不
得已而為之者也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其對
登遐 山陵國忌日附

原天王登遐 告喪曰天王登遐言若仙去
宮車晏駕 八音遏密

三載四海過密八音過絕
萬國縞素 殂落 舜典二

也密靜也四夷絕樂三年
諒陰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君薨 違

世貽法 猶先王違世
即命遺後 又云古之王者知命

著之話言告之訓典
顧命 周成王將崩作顧命 且

而後即命以為後嗣
叩心 絕 稽顙 檀弓云觸

稽顙 行號 巷歌 並劉
晏車 初崩時也 鼎駕 三后在

天 言登遐而
兆人孺慕 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 子天

七月而葬同
天奪九齡 文 天祿永終 三載寢於

諒闇 八音過於四海 賦西征
增 易月之後猶執通喪

朱子曰壽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後猶執通喪朝
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 退就

休養畢三年喪 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喪 朝衣

冠皆用大布 上詳 素冠麻衣麻經 明仁宗即位時上喪

部尚書呂震請如太祖倣漢制易吉服上未答震退編

語羣臣令釋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中遺詔今未可援

以為例且仁孝皇崩后崩太素衰服後仍服素衣冠經帶

今可遽即吉乎明旦君臣宜素衣冠黑角帶遂以上聞

上亦未答已而視朝上素冠麻衣麻經文臣惟學士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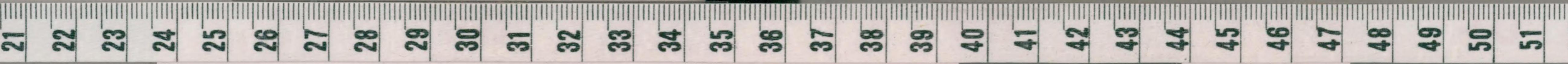
臣惟英國公張輔如上所服上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

帝王部

附錄類函卷五十一

登遐

三



反不及士奇 吏民三日釋服 漢文帝遺詔天下 釋

服臣民無別 唐代宗崩常袞與禮官議禮乃者遺詔雖

宜二十七七日乃除崔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

稱循吏良吏豈胥吏乎袞曰禮非天降地出順人情而

已且公卿大夫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

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

之曰臣哭君前不勝指 元臣定策之

密 元世祖大漸平章政事不忽木與御史大夫月魯那

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邪乃入

觀臣等為之至若誤國即甘伏誅宗社大事 孝宗顧

命之詳 明孝宗不豫召大學士劉健等受顧命健等入

乾清宮至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

近前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三十六歲矣乃得

此疾殆不能與故與諸先生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

壽無疆安得遽為此言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

強也因呼水漱口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然

亦諸先生輔助之力因執健手若將永訣者又曰東宮

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可即令吏部舉行皆應曰諾時

諸內臣羅跪榻外上曰受遺旨太監陳寬扶案李璋捧

筆硯戴義就前書之上曰東宮聰明幼年幼好逸樂諸

先生須輔之以正俾為令主健等皆叩 升遐之日遠

頭曰臣等敢不盡力諸臣出翼日上崩

近哀慕 宗周世 止殉一事高出古今 明英宗大漸處分

殉葬書畢命將去閣下看令為潤色李賢陳文彭時驚

愴捧讀歎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聖明不能及此而止殉

一事尤高出古 原山陵 軒轅丘 山海經曰窮山際

今真盛德事也 銅雀臺 魏武遺詔令起銅雀臺美 橋

敢西向畏黃 帝之威靈也 山弓劍 黃帝葬於橋山南空 長陵抔土 漢張釋之曰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登遐

天



陵一抔土陛下天崩而憂杞國杞國人有龍去而

何以加罪焉黃帝於荆山下鑄鼎成乘龍天崩

哭軒臣上天小臣挽持龍駟隨之堯葬穀林見帝紀

畏百年之神大戴禮孔子曰黃帝歸睭魂於東岱引靈駕於西陵

舜葬蒼梧象耕鳥耘謁廟拜陵晉王導字茂弘自漢魏以來羣臣不

帝臣而已每崇進皆就拜不勝哀容衛靈輿增營

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作陵邑漢成帝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賓客子弟

以爲任公卿賜陪塋地唐太宗十一年營九嶷山爲

器宜子孫允恭移就上穴有石石盡水出王曾覆視還對

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

驚怒甚欲并誅謂以馮拯博訪名山宋寧宗即位趙

言乃止誅允恭斥謂於外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

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

德衣冠委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約山陵費宋神宗

信臺史委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約山陵費宋神宗

對曰遺詔因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制從儉約

明太祖山陵之制皆預營北山石槨漢文帝幸霸陵

乎曰使北山石槨顧謂羣臣曰嗟

雖無石槨又何昭陵石馬杜詩箋注按唐會要上欲

常所乘破敵馬六疋安於昭陵闕下又祿山事蹟潼關

之戰賊將崔乾祐見黃旗軍數百隊引與鬪俄不知所

宮前石人馬汗流原國忌日登遐之日違世之

辰如喪之情考如喪攀髯之日標式祠部式國忌



不樂

忌日

天忌

增議忌日用樂

開元時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忌

日享廟應用樂裴寬以情立議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是之請如寬議

停光陵朝拜

唐宣宗時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蓋宣宗穆宗兄也

霸

原義道以霸

禮記

取威定霸

春秋

王霸務焉

白虎通

駁

而霸

孫卿子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五霸三王之罪人

孟子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

左傳

求諸侯莫

如勤王

明天子之威

並春秋

敬王命

禮義

國語

尊周室

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春秋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論語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衣裳之會十有一

穀梁傳

文襄之霸不煩諸侯

宣昭

令名昭禮命事

大蒐示禮

伐原示信

諸侯相滅

桓公恥之

存三亡國以屬諸侯

遷邢於夷儀

左傳僖公

九年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於夷儀

封衛於

楚丘

丘左傳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衛國忘亡

五侯九伯汝實征之

春秋

三舉而悅

淮南子

一戰而霸

寧東夏

平秦亂

霸西戎

春秋

并國十二開地千里

世紀

力制羣雄

袁山

松

芟艾奸雄

漢書

諸侯無怨天無大災

增

王任德

霸王刑

秦專刑而霸

漢雜用之

魏晉以降王霸

兩失

唐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問王伯令狐德棻對

不能知人害霸也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一

霸

三

知而不能用害霸也 用而不能任害霸也 任而不

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 魏徵引管子

任巧智斥謇諤 趨勢者進守道者退 諧附者無

黜剝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 人趨家競風俗淪替

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 景雲初韓琬上言 山東之地王者不

得為王霸者不得為霸 杜牧罪言 禮賢得士 唐書論李密首勸楊元感

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 取威定霸 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

在此一舉 後唐莊宗伐梁 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 張承業對莊宗

君臨江表垂二十年 南唐李煜表 略有江浙之土田討

平一方之僭逆 稟號令於闕廷保封疆於邊徼 家

世承襲已及百年 吳越王錢俶表 承百年之堂構 有千里

之江山 宋太祖與吳越王詔

淵鑑類函卷五十六



關證賤函卷五十六

之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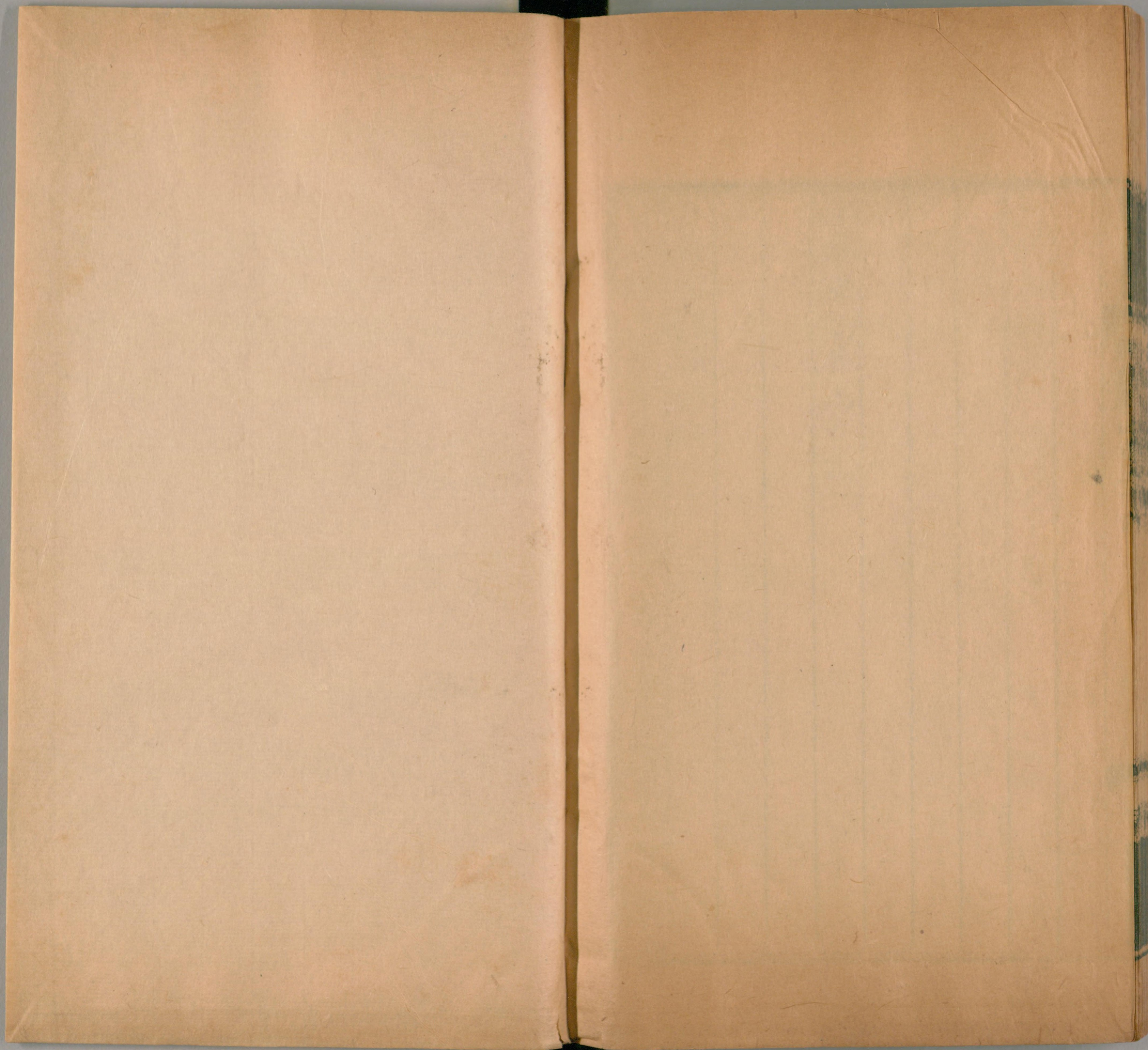
吳越王

冊承葉山及百平

吳越王

奉百平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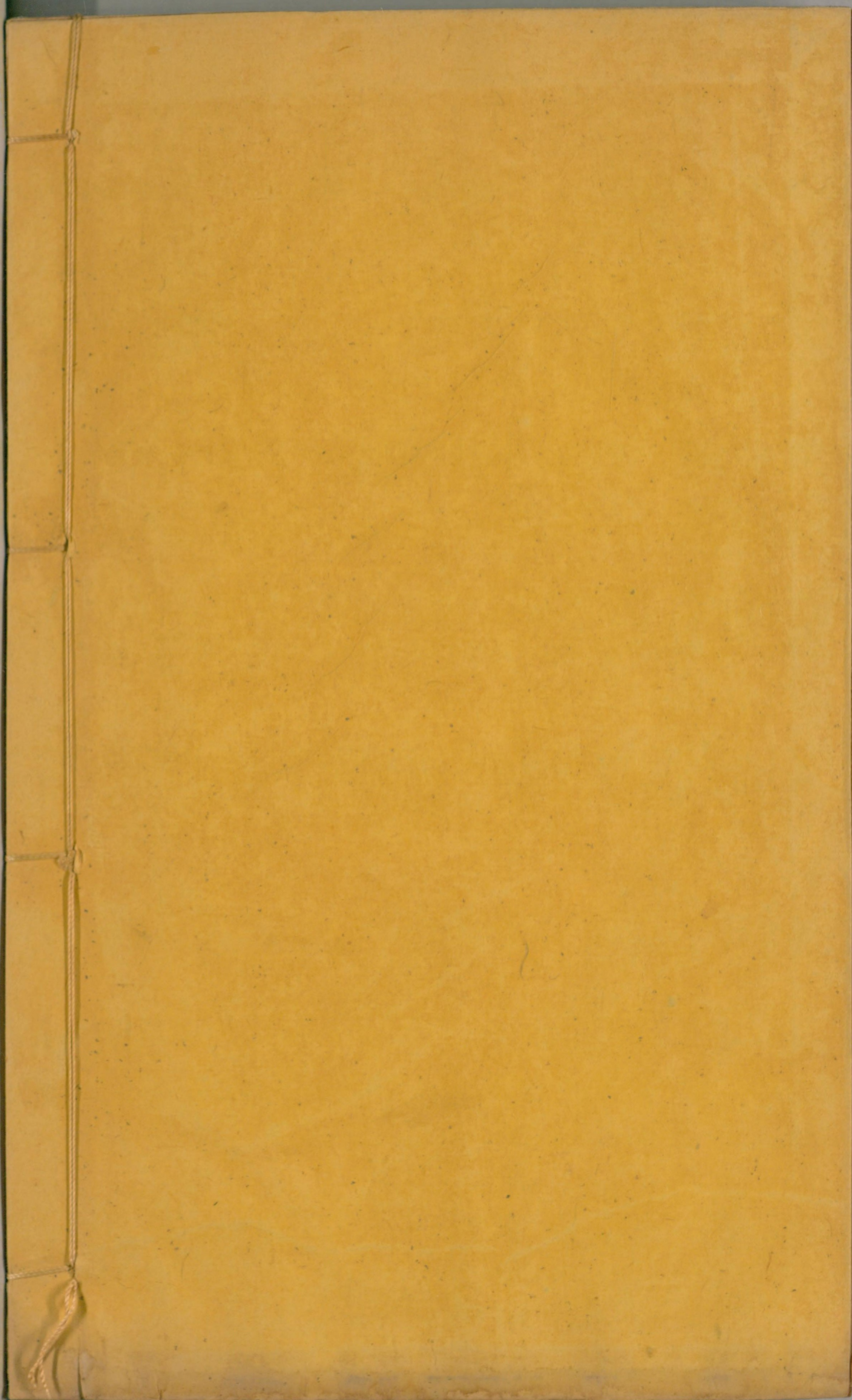
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淵鑑類函450巻目4巻』 請求記号 032.2-E74Tb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淵鑑類函450巻目4巻』 請求記号 032. 2-E74Tb

ガラス使用